



首次揭开雪藏60余年的岁月密档

真相往往藏匿于亲历者的口口相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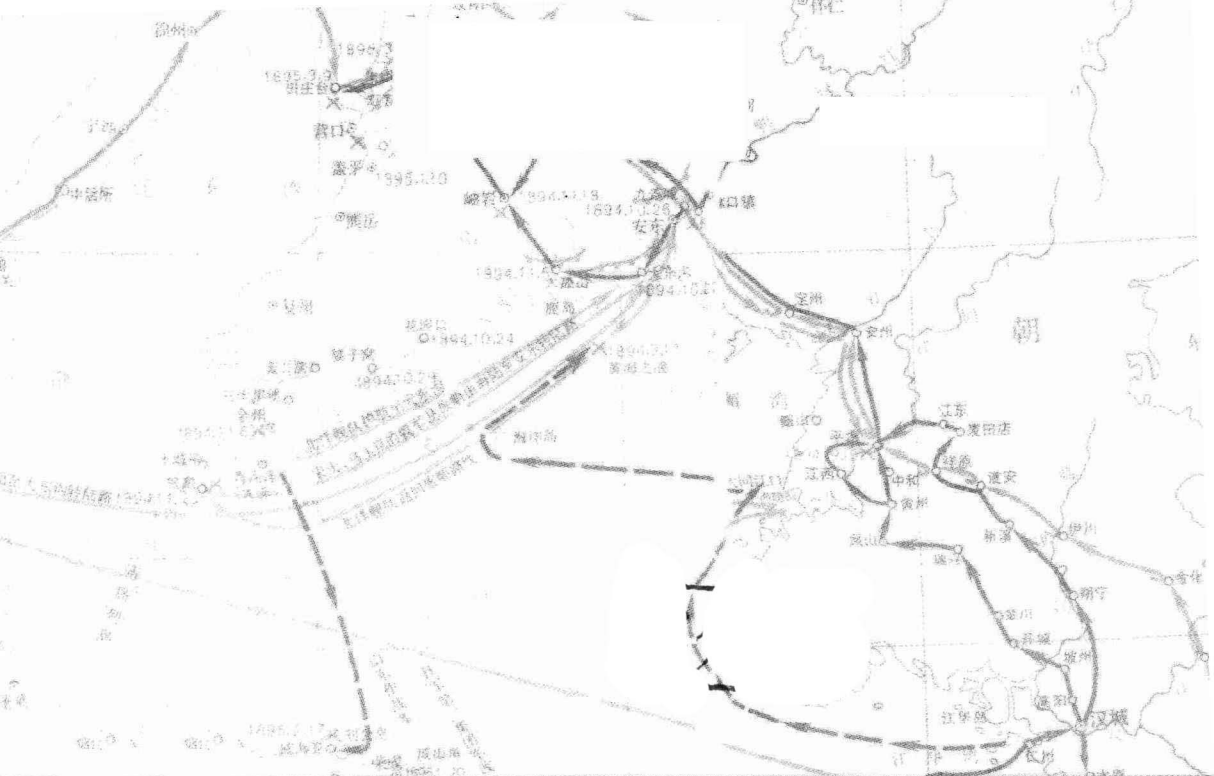
# 抗战亲历者口述

老兵鲜活记忆中的10大抗日战役

白 涩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抗战亲历者口述

老兵鲜活记忆中的10大抗日战役

白 涩 著

© 白溼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抗战亲历者口述 / 白溼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

司, 2013.1

ISBN 978-7-5470-2211-5

I. ①抗… II. ①白… III. ①回忆录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0157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9

出版时间: 2013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策划编辑: 刘乐里

责任编辑: 张 旭

特约编辑: 石 雯 任浩之

装帧设计: Edge\_Design

ISBN 978-7-5470-2211-5

定 价: 32.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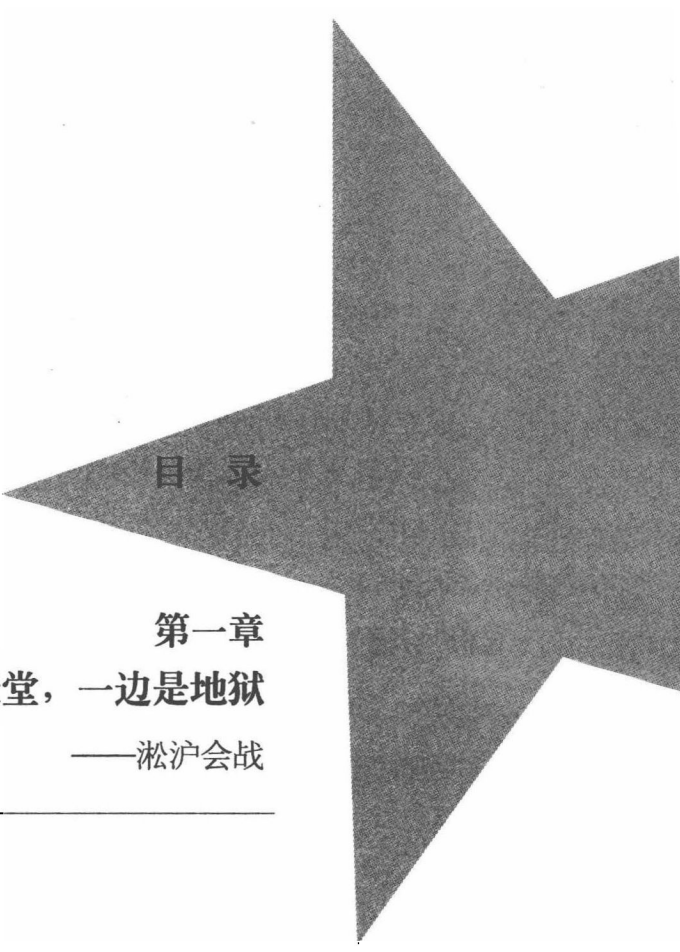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63407366



## 目 录

### 第一章 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淞沪会战

---

1. 招摇撞骗为参军 / 003
2. 愣大胆与第三战区直属战地医院 / 006
3. 医院——一个比火线更血腥、残酷、紧张的地方 / 009
4. 一场特殊的考试与上前线 / 012
5. 一名特殊的伤员——为俘虏包扎，鬼子兵小岛正树 / 016
6. 难得的喘息，轮换回总医院 / 019
7. 药品危机——医院之外才是天堂？ / 022
8. 铁汉军官——纪念我最敬佩的张上尉 / 025
9. 难以想象的无麻醉截肢 / 028

10. 张上尉的故事与老宋的机遇 / 031
11. 罗店血——每天上千伤员，我的工作是为死神画圈 / 034
12. 以权谋私始末 / 037
13. 成为真正的军医 / 041

## 第二章 血火围城

### ——南京保卫战

1. 撤退，到南京——难民败兵一眼望不到头 / 047
2. 燃烧的南京城——空袭与汉奸 / 050
3. 南京保卫战——炮弹就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 / 053
4. 最后一位伤员 / 057
5. 浴血中华门 / 060
6. 挹江门——守卫者与逃亡者，谁是谁非 / 062
7. 分别 / 066
8. 长江之殇 / 070
9. 后记 / 071

### 第三章

## 少小离乡老大回

——徐州会战

1. 山东危急——被包围的村子与“光荣”参军 / 075
2. 莫名其妙——成了第三集团军的二等兵 / 080
3. 新兵——被孤立的群体 / 083
4. 上阵地——第一次轻松的战斗 / 085
5. 初战——杀的第一个鬼子，用的是俺媳妇的簪子 / 089
6. 老滑——那梳掉碎肉的木梳 / 091
7. 增援临沂——没绑好绑腿的后果 / 093
8. 反击——啥都没捞着，还摔了几个跟头 / 097
9. 徐州血战 / 099
10. 清理台儿庄——一片看不见泥土的土地 / 104
11. 台儿庄大捷后二三事 / 107
12. 徐州大撤退 / 110

### 第四章

## 漫漫草鞋路

——太原会战、徐州会战

1. 川军出川——师长说，我们要赎内战之罪愆 / 117
2. 少城大会——转战兵 / 120
3. 单衣草鞋过秦岭——冷得受不了啊 / 123

抗 战

亲历者

口 述

---

4. 自己拿着老套筒——看着别人的枪流口水 / 126
5. 饿——空着肚皮和鬼子打的第一仗 / 129
6. 四处流浪的大军——走到哪都被歧视的一群 / 133
7. 大会战——赶鸭子上架的川军 / 136
8. 龙山血战——一锅血米饭 / 139
9. 后记 / 141

## 第五章

### 群英会中南

#### ——武汉会战

1. 不可遏止的动摇 / 145
2. 回家匆匆一瞥——什么都没有了 / 148
3. 百舸争流——长江武汉见闻 / 150
4. 保卫家乡——七天七夜的考验 / 153
5. 大捷——万家岭的枪声 / 157
6. 初战六安——大别山北麓之战 / 160
7. 血夜巷战 / 164
8. 哥啊，救我 / 166

9. 浴血富金山 / 170
10. 沾了保卫大武汉的光——换了新枪 / 175
11. 信阳保卫战 / 178
12. 夺桥之决死冲击 / 181
13. 罗信之战 / 183
14. 武汉失守 / 187

## 第六章 中国怎能亡

——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

1. 预备第十师的壮丁兵 / 194
2. 反攻南昌，血战陈家大山 / 197
3. 战长沙，金井溃败 / 200
4. 血战长沙城，师长的家信 / 203
5. 燃烧弹，生死签 / 205
6. 血色残阳 / 208
7. 驰援常德 / 211
8. 德山之战 / 215

## 第七章 喋血孤城

——衡阳保卫战

1. 巍巍衡阳 / 221
2. 衡阳见闻二三事 / 224

3. 孤城血战 / 227
4. 毒烟中的搏杀 / 231
5. 盐水泡饭和生蛆的酱菜 / 233
6. 一个傻子 / 236
7. 炼狱之城 / 240
8. 值得纪念的老兵 / 242
9. 生命的尽头 / 247
10. 失落与流浪 / 250

## 第八章

### 向中国远征军致敬

——两次远征军作战

1. 接到命令，精锐大军进缅甸 / 255
2. 同古保卫战 / 259
3. 总是慢半拍的远征军 / 262
4. 兵败野人山，靠吃蟒蛇活着走出来 / 265
5. 到印度，早有美国装备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 268
6. 十万青年十万军 / 272
7. 到印度去 / 277
8. 美国式集训，操练新来的学生娃 / 281
9. 反攻，一边作战，一边修路 / 284
10. 回滇西，新式武器巴祖卡 / 287
11. 血战松山，伤亡惨重破纪录，全师伤亡率99% / 289



第一章

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淞沪会战

第一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医院外宽敞的场地上已经躺满了牺牲的士兵。而在医院内，地上、墙上斑斑点点的血迹和来来往往的担架队，以及那一声声由很多人的惨叫呼喝汇集成的杂乱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这些医科尚未毕业的学生，里面在抢救伤员，抢救那些还有希望活下来的保家卫国的勇士。当时，我认为医院的院墙就是那道区分天堂与地狱的界限，里面是天堂，外面是地狱。但没过多久，当我筋疲力尽地为抢救失败的伤员合上双眼，亲手盖上白布，看着医院的担架兵默默地将他们抬到外面的空地时，我才发现我错了，其实，外面才是天堂，安详、宁静。最少，他们已经不用再忍受痛苦和悲伤。死亡，有时候也是一种解脱。而地狱却在院墙之内，那些未死的、还活着的人才真的置身于各种各样痛苦的炼狱之中，无论对伤兵来说，还是对医护者来说，都是如此……

## ★ 1. 招摇撞骗为参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确保首都安全，执行国防计划甲案，准备先聚歼屯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以及日军的长江舰队，但计划不慎走漏，日军长江舰队仓皇出逃。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一二八事变中规定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上海的规定自然作废。8月13日，进驻上海虹桥机场的中国军队开枪击毙了前来侦察的日军大尉，是为八一三事变。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驻扎上海的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下，以三个德械师的兵力向盘踞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举世闻名的淞沪会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陈某，男，民国七年生（1918），这个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南昌药店老板的儿子，因为是家中长子，所以被父辈寄予厚望，希望他有一天能继承家中的事业，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中医。但他却没有遵从家里的意愿，反而对西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1936年，18岁的小陈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的医学系，成为一名复旦大学医科的一年级新生。当时的上海，已经是战云密布了。次年，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随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举世闻名的淞沪会战开始了……而就在那个时候，小陈却动了参军的念头。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当时根本没告诉家里我要去参军。5月份的时候，我父亲拍电报让我回南昌，但那个时候，第一学校还没宣布停课，我也害怕我父亲又是故技重施不让我念西医而骗我回家，所以就没有回去，只是拍了封电报报平安。父亲见我不回家，也很无奈，他又来了封电报说要是不安全可以去租界投奔我姑母，并且托人给我捎来了二十块大洋，说一旦学校停课或者真打起来了就让我马上回家。7月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学校停课了，很多同学都相约一起参军，所以我也就搬出了学校，暂时把行李都放在了我姑母家，每天也就睡觉的时候回来，平时都和同学们一起在外奔走，寻找参军的机会。姑母也劝我好好在家待着，她并不知道我想参军的事情，我只是说去看看热闹，那个时候的我真是铁了心的要参军抗日。

参军这个事情很不好搞，当时日军已经开始进攻上海市区了，虽然我和很多同学都想着参军打鬼子，但那个时候，我们身处英租界，无论是国军还是日军都小心避免靠近这里。我们试着出了租界，看到在街上布置街垒防御的国军士兵，就过去搭讪，我们有十几个同学，有男有女，想要参军。但那些士兵要么就不

理我们，要么就是站那儿对着我们笑，好话说尽也没人愿意收我们。没办法，只好又回到英租界，每天隔着苏州河，听着隆隆的炮声向远方张望。

苏州河是英租界的界河，后来八十八师的谢晋元团长就是在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死守了四个昼夜。那个四行仓库我们经常路过，当时还真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仓库会全国闻名，不过后来谢团长坚守四行仓库的时候，我们几个已经跟随医院转移了。

当时我一个同学，是历史系的，比我大一届，姓宋，我们都喊他老宋，他就出了个主意，说我们现在这样搞不行，想参军那得找当官的才能说了算，找一般的士兵不成，他们做不了主。他这么一说，我们心里都活泛了，当时一个女同学就说他有个叔叔在八十七师当团长，她可以去联系看看，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了。结果她辗转打了很多个电话，没找到他叔叔却被她老爹骂了一通，参军的事情还是没着落。当时已经进入8月下旬，上海已经打了一个多星期了，每天看报纸都是战局怎样怎样不好，我们干着急，但使不上一点力，那种心情真是难受啊！

后来，我们又干脆去撞大运。八月二十三、四日，我们离开英租界继续找队伍参军。正好，有一支队伍从英租界不远的地方行军经过，我们就又上去软磨硬泡，但别人都顾着行军根本不搭理我们，看军服款式应该是中央军。问清了番号，是十八军十一师的队伍。我们一路也跟着跑，一路找人说好话，这个时候有人理我们了，维持秩序的宪兵把我们拦下来了，说我们捣乱。有个同学急中生智，说这个团的团长是他表叔，他是来送家信的。宪兵听我们这么说，愣了一下，摸不准我们说的真假，于是就叫过来

一个队伍里的军官在一旁嘀咕，估计在核实我们的身份。那个军官上尉军衔，应该是个连长，他向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也摸不准我们的来路，就跑到队伍后面去找人了。这个时候我们那个高兴啊，总算有机会见到正主了。

## ★ 2. 愣大胆与第三战区直属战地医院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集结精锐进攻盘踞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经过多日苦战，八十七师占领沪江大学，第八十八师占领了五洲公墓、宝山桥、八字桥等各要点。日军于16日退守江湾以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为中心的据点，依凭坚固工事顽抗，中国军队屡攻不克，无功而返，且自身伤亡巨大。

没过多久，就有个军官过来了，穿着中校的制服，看样子大概三十出头，个头不高，人也很瘦，过来就问我们，谁是谁来找亲戚的，找谁？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关系？

这一连串的问候马上就把我们问倒了，都害怕得不敢说话了。这个时候那个军官笑了，他说：“你们这些愣大胆啊，看你们的样子都还是学生吧！”我们连忙说我们是复旦大学的，想要参军抗日。他哈哈一笑道：“你们这招不新鲜了，我们这一路行军很多学生都想参军，都给挡回去了，乱认亲的你们也不是头一

批了。”然后他说：“你们都是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啊，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拉到战场上呢？劝你们还是好好读书，等有一天打跑了鬼子，那个时候就靠你们建设国家了！”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听他有点口音，好像是我们那里的人，于是就问他是哪里的。他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就问他是不是南昌的，听他说话像是南昌人。他一听就说自己是安义县的。我一听就激动了，这可是我的老乡，南昌和安义距离很近，于是就上去认老乡拉关系。他听说我们家是开药店的——还准确报出了店名，就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连忙答是，那是我们家的老字号了，清朝的时候就有，已经开了近百年了。我一直没想到，一向我都不太在意的家里药店反而成了我参军的契机。他说他曾经陪他母亲去我们家的药店看过病，就是我父亲治好了他母亲的病。这样一来，本来是冒认亲的，结果还真扯上了关系，这可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事情也由此就有了转机。我们央求这位韩参谋长（团参谋长）让我们留下来参军抗日，他也很为难，军队有军队的纪律，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接到上级的严令，不允许学生参军。但在我们的苦苦央求下，他才答应帮我们打电话问问。

过了一阵，韩参谋长就回来了，说上面不同意。我们见参军无望，但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老宋当时就跪下了，说不收下我们，我们就在这跪着，直到肯收我们为止。这时候大家都回过神来，呼啦啦都跪下来了。韩参谋长和他的卫兵们就来拉我们起来，但这个拉起来那个又跪下了。

韩参谋长没办法，只有再去打个电话帮我们问问。又过了几

分钟，韩参谋长回来了，他先是笑着对我说，你运气好，然后就问我们谁是学医的，我和几个学医的同学都立即举手。老宋也是个人精，本来是学历史的也跟着我们把手举起来了，其他几个不是学医的同学反应慢了就被看出破绽了。韩参谋长把我们分开，说现在战区总医院缺医护人员，也不算参军，只是问我们愿不愿意去帮忙。我们哪里还能挑三拣四，都连忙点头，韩参谋长就喊过来一个少尉让他带一个班的士兵把我们护送过去。但两个女同学却被韩参谋长剔除出来，说他现在已经是违反纪律找朋友帮忙才要的我们，但只要男生不要女生，因为我们这一路上并不太平，到处都在打枪放炮，天上鬼子的飞机还在“下蛋”，女生在路上容易遇到危险，所以就不让她俩跟我们一起。

两个女生一个姓王、一个姓何，她们当时就哭了，死活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还让我找韩参谋长说情。当时，好不容易抓住个参军机会的我们都心照不宣地自私了一把，本来就认为战争是男人的事情，虽然平时碍于面子不敢将之宣诸于口，但心里面对于女生参军还是很以为然的，再加上我们好不容易有了点机会，万一被她们搅黄了，我们几个男生参军的事情不也没戏了吗？于是反过来做她们的工作，其他几个男同学也笑嘻嘻地劝她们回家，说到时候会给她们带我们的战利品什么的。就这样，要去的人推，不能去的人拉才算把她们弄走。后来，抗战胜利后，我回到迁回原址的复旦大学的时候，还很偶然遇上了其中一位，那个时候她已经留校任教，说起八年前那天参军的事情，她依然耿耿于怀，说我们都是“叛徒”！呵呵。